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鬼玩偶



[俄] 吉支乌斯 / 著

赵艳秋 / 译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Чертова кукла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鬼玩偶

Чёртова кукла



[俄] 吉皮乌斯 / 著
赵艳秋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玩偶 / (俄罗斯) 吉皮乌斯著; 赵艳秋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8

(金色俄罗斯)

ISBN 978-7-220-10305-6

I. ①鬼… II. ①吉…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9166 号

GUIWANOU

鬼 玩 偶

(俄) 吉皮乌斯/著 赵艳秋/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张 丹
张 妮
袁晓红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h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0mm×203mm
9.75
185 千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305-6
35.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

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

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

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两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

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

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译 序

吉皮乌斯的小说，同时代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且以贬损居多。有批评家、诗人和读者认为，她的作品虽然构思严谨，但是往往落笔粗疏，不够真实，并且弥漫着神秘的宗教色彩。更有甚者，指责吉皮乌斯本人就是“鬼玩偶”。对于这样的称呼，一向自由不羁、独具一格的吉皮乌斯毫不在意，她甚至有些自鸣得意，于是就把自己的一部作品直接命名为《鬼玩偶》，以应各方。这部作品最初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发表，连载了三期。同年，也就是1911年，在圣彼得堡整理出版。

吉皮乌斯有意创作具有“社会典型”的思想小说三部曲，《鬼玩偶》和《王子传奇》是其中的两部，另外一部《真实的诱惑》未能完结。之所以说它们是思想小说，是因为受到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冲击，与她早期的作品不同，吉皮乌斯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命运。通常，吉皮乌斯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影响，作品

宗教意味浓厚，主旨大多关乎爱情、死亡和人生。革命前后，对人类心灵的叩问，对社会变革的深思，成为吉皮乌斯作品新的主题。《鬼玩偶》通过对主人公尤里及其周围人物命运的勾勒与刻画，描绘出第一次大革命之后俄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者的生活境遇，揭示出个体存在的多样性……作者除了想表达自己的宗教哲学观点外，还试图为俄国革命找寻出一扇希望之门。

小说的名称由语义上完全对立的两部分组成。有趣的是，吉皮乌斯本人并不接受“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全书共有三十三章，这大概与作者三位一体的宗教思想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故事发生在彼得堡，这是吉皮乌斯流亡之前一直居住生活的城市。书中所描绘的“三一会”亦即现实中吉皮乌斯、梅列日科夫斯基以及费洛索夫三人组成的“圣三一体”的家庭生活。他们想通过宗教革命来改变社会，消除肉体和精神之间的鸿沟，破除基督教所宣扬的“人生来有罪”的禁锢，让宗教和艺术融为一体。书中参与那场激昂文学辩论会的人，其实大都是在暗指吉皮乌斯身边的文人，如用历史学家彼托姆斯基影射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诗人拉耶夫斯基类比成阿普赫金，那位才华横溢、模样俊俏的年轻人指涉的正是象征派诗人勃洛克……此外，之所以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公开辩论，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吉皮乌斯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是这位作家的拥趸。关于陀氏，他们写过很多。陀氏的思想，包括宗教哲学、政治和道德观念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获得延伸。小说里被寄予改变时代命运的“新人”也与作者早期的小说集《新

人》形成互应。

《鬼玩偶》这部小说，内涵丰富，布局巧妙，情节离奇，扣人心弦……暗示、推测、未完结的句子，引领人们一步步逼近故事的结局……不可思议又在情理之中。毋庸置疑，整部作品的现实性并没有因为时空的距离而消弭。事实的描述饱满充分，论说也极具说服力，由此引发的思考则让人着迷。那些看似模糊，实则清晰，信手拈来的语言传递出一种难以觉察的、神秘的、稀有的、至善的情绪……

吉皮乌斯是“白银时代”不可替代的存在，珍视也罢，藐视也罢，都不可能无视。她的才华不应因她的信仰而折损，亦如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光芒不会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而黯淡。近年来，国内对吉皮乌斯的诗歌和回忆录已有译介。如今这部长篇小说《鬼玩偶》的翻译出版，表明百年之后，人们对那段历史已经超然，这或许能为还原一个更加立体丰富的俄罗斯诗人吉皮乌斯做出点绵薄的贡献。至于到底该如何评价吉皮乌斯，可以说各人有别，这里不妨参考一下吉皮乌斯自己的评价：相较于诗人而言，我更是个小说家和批评家。

2017年，是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国内首次译介吉皮乌斯的长篇小说《鬼玩偶》，我有幸参与其中！

是为序。

2017年3月25日

于复旦大学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尤卢里亚 /001
- 第二章 学生方式 /009
- 第三章 娇艳的花 /014
- 第四章 在母猫味儿的楼梯上 /016
- 第五章 阶下囚 /021
- 第六章 多样的爱 /028
- 第七章 鞋掌上的干草 /044
- 第八章 睡觉觉吧 /049
- 第九章 卧谈会 /054
- 第十章 丰坦卡宅邸 /067
- 第十一章 法国女人 /078
- 第十二章 消遣 /083

- 第十三章 约会 /090
- 第十四章 何为罪 /094
- 第十五章 萨沙的事 /097
- 第十六章 自杀者 /101
- 第十七章 女裁缝 /106
- 第十八章 老生常谈 /113
- 第十九章 判决 /121
- 第二十章 鬼玩偶 /125
- 第二十一章 枪声事件 /150
- 第二十二章 屋顶上的马蹄声 /159
- 第二十三章 三一会 /175
- 第二十四章 幽暗的笑 /191

- 第二十五章 儿童娱乐 /196
- 第二十六章 沉 默 /205
- 第二十七章 未收到的信 /214
- 第二十八章 末 日 /216
- 第二十九章 咸海和绿海 /231
- 第三十章 公开的和秘密的 /243
- 第三十一章 过 客 /257
- 第三十二章 红房子 /270
- 第三十三章 头 骨 /286

第一章 尤卢里亚¹

他们几乎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健步如飞。他们抬眼互相望了望。那位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寒酸的姑娘，先开了口：

“您好。是您吗？”

“娜塔莎！我差点儿认不出你了。唉，我们可太久没见了啊！”

“的确……很久了……但我总觉得像昨天才刚见过您。您好像还只有十七岁似的。”

“要真那样就好了。可我现在都二十多了。您现在住在这巴黎吗？”

娜塔莎打完第一声招呼后似乎后悔叫住了他。

她有些踌躇：

“是啊……这不就见面了么。也许我们还会再见的吧，德沃耶

1 尤卢里亚全名是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德沃耶库洛夫。文中出现的德沃耶库洛夫、尤里·德沃耶库洛夫、尤里亚·德沃耶库洛夫、尤里、尤里亚、尤拉均系同一人，是对此人的不同称谓。——译者注

库洛夫先生。但现在我……”

“您是要和我道别了吗？那就请便吧。说实话，娜塔莎，我本来不打算找您了。但是既然我们碰上了，那我们就聊上几句吧。我都有点忘了自己当年和你们在一块时是什么样子，还有您、米哈伊尔和其他人。单纯忘了，没想过，也没想过今天会是什么样儿。多巧啊——我又遇见了您，很想叙叙旧。何必要回避这美好的邂逅呢？”

他边说边微笑着。笑容很夸张：红光满面，意味深长。

娜塔莎也不由自主地笑了。

“我马上又要去俄罗斯了。”他接着说道，“这一次大概要去很久。我们也许不会再见了。”

“去俄罗斯吗？”娜塔莎若有所思。

他们一起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慢慢走着。在索邦大学附近的林荫大道上，一群素朴的年轻人从他们身旁呼啸掠过。巴黎冬日黄昏的阴霾从空中压了下来。

“娜塔莎，现在怎么说？我们要告别了吗？”

她又沉默了片刻。

“不，没关系。走吧，我们再坐一会儿吧。哪怕是在卢森堡公园也好。”

她往前走了几步，穿过马路，往花园的篱笆旁走去。赤碧交杂的寒暮早早地笼罩在影影绰绰的树林上空。光秃秃的树枝发出